

# “公共”科目：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新发展

孙 成<sup>1</sup>, 唐木清志<sup>2</sup>

(1.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2. 筑波大学 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 日本 筑波 3058577)

**[摘要]** 日本高中公民科中的“现代社会”科目自2022年起将变更为全新的“公共”科目,这是近30年来日本基础教育领域在公民教育课程设置上首次发生的重大变化。与现行的“现代社会”科目相比,即将设立的“公共”科目在教学目标、课程内容与学习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与变化,其作为公民教育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更为凸显,实践性导向更加鲜明,开放性特征更为突出,但“公共”科目当前在课程属性、课程设置及评价方式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日本;公民科;公民教育;公共;学习指导要领

**[中图分类号]** G40-012.9/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69(2019)09-0016-13

从2017年3月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先后发布了第9次改订的小学、初中与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对日本中小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进行了修订与革新。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2018年3月发布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其中规定,从2022年起将取消日本高中公民科中的“现代社会”科目,开设全新的“公共”科目予以代之,并采用全新的教学体系与教学单元。而公民科中原有的“伦理”与“政治·经济”科目则保持不变。因此在未来,全新的日本高中公民科将由“公共”、“伦理”、“政治·经济”三个科目共同构成。

## 一、“公共”科目设立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一般来说,公民教育就是指塑造公民的教育,旨在培育包括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能力及公民认同等要素在内的公民性或公民资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民主化进程的需要,日本对公民教育进行了重点规划,在小学、初中与高中均开设了社会科课程,以社会科教育来统摄公民教育。在1969年的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修订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调查与可借鉴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102)。

**[作者简介]** 孙 成,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生;唐木清志,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部省以培养“作为公民的必要基础素养”为目标,将初中社会科的三年级学习领域设立为“公民”,并在“公民”领域下设立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国民生活与政治四个方面的具体学习内容。1978年,文部省在高中开设了“公共”科目的前身——“现代社会”科目,其在内容上与初中社会科中的公民分野紧密衔接,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一体化与连续性借由“现代社会”科目得到了极大加强。1989年,文部省对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重新设计与整合,将原本高中社会科中的“现代社会”、“伦理”和“政治·经济”三个科目整合为“公民科”,课程总体目标是使青少年“养成作为民主、和平的国家和社会之有为建设者所必要的公民资质”,<sup>[1]</sup>并与小学和初中的社会科在教育目标和内容等方面相互承接。至此,以小学、初中社会科和高中公民科为轴心的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被确立起来。

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局势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的教育路线发生了一些改变。在战后,日本学校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带有相当的自由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色彩,试图避免战前及战时教育中的极端国家主义倾向。而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日本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在世界及国际公共关系中的定位与认同问题,苏东剧变后的外部变化以及由于泡沫经济破裂所产生的内部压力,都使一种摆脱“战后心理”、谋求“国家正常化”的声音开始在日本快速汇聚,以期应对日益突出的内外困境。例如,日本领导人及政府的一系列右倾政治行为以及民间愈加活跃的历史修正主义潮流等,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教育基本法》修订中加入“热爱祖国与乡土”的论述,还是不断发生的右翼史观教科书审定事件,都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政治保守化倾向在教育中的集中体现。在自由民主党2009年失去政权后,其内部也再次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整体路线方针,企图以此来凝聚共识,取回政权,因此教育的国家主义化与价值明确化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主要教育路线,这也是自由民主党意图改革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政治背景。

此外,日本社会近年来进一步呈现出成熟化发展趋势,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都已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形态与模式,再加上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日本的整体社会价值取向较为偏重于个体与私本位,即相比于公共领域的融合和参与,公民更加注重个体领域的权利、自由和发展,在与国家和社会相关的公共性参与方面较为不足。据总务省的数据统计,日本近五十年来来的选举投票率一直呈逐年下降态势,并表现出年龄越低投票率越低的特点,<sup>[2]</sup>政治冷漠现象十分突出。这不仅暴露了日本社会日益严峻的公共参与缺失问题,也不利于自由民主党所一贯坚持的政治保守路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首先在2006年《教育基本法》的修订中加入了“基于公共精神”的论述。随后,时为在野党的自由民主党于2010年在其党内政策集《J-档案2010》的教育政策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创设“公共”科目的设想,“要尊重国旗和国歌,推进主权者教育。应避免过激的性教育、性别自由教育以及偏向于自虐史观的教育。要进一步推进道德教育、市民教育和消费者教育,设置新科目‘公共’”。<sup>[3]</sup>这些内容鲜明体现出这一设想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图。在自由民主党重新成为执政党后,于《J-档案2013》中再次提出要“推进养成规范意识的教育,设置新科目‘公共’,在高中强化社会

参与及消费者教育”,<sup>[4]</sup>为“公共”科目确立了“养成规范意识”的价值主导功能以及“强化社会参与”的实践导向功能,也正式拉开了设计与讨论“公共”科目进程的序幕。

在广泛征求日本社会各界的意见后,文部科学省教育课程科在2016年6月出台了“公共”科目的初步课程设计方案,确立了“公共”科目将在沿袭“现代社会”科目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添加与培育“公共精神”的相关内容。同年12月,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审议会对“公共”科目的定位进行了明确阐述:“之所以设立‘公共’科目,就是要使学生通过学习和活用古今海内外的相关理论与概念,学会考察、选择与判断现代的社会课题,并能够作为一个自立的主体,与他人共同协作,参与到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培育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做出贡献所必要的能力。”<sup>[5]</sup>

2018年3月,文部科学省发布了新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正式规定从2022年起取消“现代社会”科目,开设“公共”科目,并为“公共”科目设计了详细的教学大纲。2018年7月,文部科学省发布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中进一步对“公共”科目的定位、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强调“公民科改订的基本思路之一就是强化主权者教育,使学生养成社会参与的意识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伴随着选举年龄从20岁下调到18岁,要使学生深切意识到作为主权者进行政治参与时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深化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的自觉”。<sup>[6]</sup>这些内容再一次凸显了“公共”科目的政治服务属性,也在政策规划方面完成了新时期日本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

## 二、“公共”科目的课程设计探析——基于学习指导要领的阐述

目前,“公共”科目的相关内容主要记述于学习指导要领之中,因此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其中的规定性文本来探析“公共”科目的预设课程设计。在课程设置方面,公民科依然保持6学分不变,其中“公共”科目与原来的“现代社会”科目学分数相同,但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原来的“现代社会”科目为非必修科目,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履修“现代社会”或者“伦理”、“政治·经济”科目,而新的“公共”科目则为必修科目,“伦理”与“政治·经济”科目变为选修科目,在课程设置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参见表1)。在具体的课程设计方面,本文将主要从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及学习方式三个方面来阐述。

表1 日本高中公民科课程设置对比表

现行高中公民科课程设置			改订后高中公民科课程设置		
科目名称	学分数	是否必修	科目名称	学分数	是否必修
现代社会	2	“现代社会”或“伦理、 政治·经济”二选一	公共	2	是
伦理	2		伦理	2	否
政治·经济	2		政治·经济	2	否

资料来源:该表由笔者依据2009年版和2018年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绘制。

### (一)教学目标:围绕“公民资质”培育新设三维目标体系

首先,“公共”科目作为高中公民科中的一个下属科目,其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公民科的整体育人目标,即培育公民资质。2018年版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公共”

科目“旨在使学生通过活用社会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追究、解决现代的社会问题,树立起广阔的视野,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养成作为和平民主国家和社会之有为建设者所必备的公民资质与能力。”<sup>[7]</sup>

在具体的教学目标方面,学习指导要领为“公共”科目规定了更为具体的新三维能力目标体系:一是“知识与技能”目标,谋求使学生能够理解和考察与现代社会课题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概念和理论,并学会从繁复多样的资料中寻找适当的情报;二是“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活用有关于公共空间之基本原理,培养能够进行公正判断的能力,养成进行合理决策与社会参与的能力;三是“学习能力、人格”目标,强调使学生养成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公共意识,要具备热爱祖国、谋求和平与繁荣、尊重各国主权的精神,并进而强调公民的国民与世界公民双重身份。

不难发现,这三个目标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参见图1所示),使“公共”科目的教学目标更为系统化与体系化。其中,“知识与技能”目标更加强调公民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认知能力,“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目标则更加强调公民运用知识来进行实际判断和参与的实践能力,“学习能力、人格”目标更加强调对于国家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认同与情感归属。“公共”科目用较为体系化的知识、参与和态度三个公民性要素构筑了对公民资质的新要求,尤其是强调对于实际社会参与和实践能力的培育,而这恰恰是之前的“现代社会”科目所不具备的。应该说,“公共”科目在教育目标方面的设定体现了日本在提升公民教育科学化水平方面的努力与尝试。

## (二)课程内容:构建“价值-知识-实践”的三段式内容结构体系

在课程内容方面,文部科学省为“公共”科目设计了三个循序渐进的教学板块(参见表2),分别与三个预设的教学目标一一对应。

第一个教学板块为“公共之门”(公共の扉),主要对应预设的“学习能力、人格”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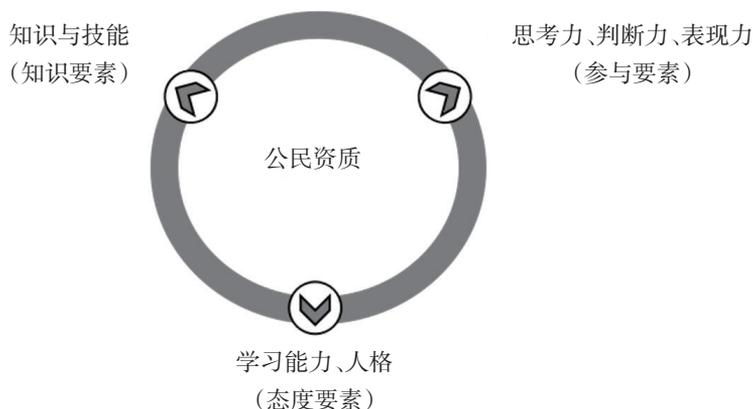


图1 “公共”科目教学目标体系图

资料来源:该表由笔者依据2018版《日本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绘制。

学目标。这一教学板块首先从个体与社会性的视角来分别讲授在现实生活中何为公共性问题、以及个体与公共之间的关联等问题,随后上升到理性反思,讲述公民投身于公共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国家和社会等公共空间中进行参与与决策时所应秉持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例如“幸福、公正、正义、人的尊严与平等、尊重他人、民主主义、法治精神、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等,<sup>[8]</sup>从而达到形成特定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第二个教学板块为“自主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的我们”(自立した主体としてよりよい社会の形成に参画する私たち),主要对应预设的“知识与技能”教学目标。这一教学板块主要沿袭了原有“现代社会”科目的课程内容,以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为主,其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法律知识部分、政治知识部分与经济知识部分。这三部分内容又包含13个具体的主题,<sup>[9]</sup>包括法律知识部分主要讲授“法与规范的意义与作用”、“多样的契约与消费者的权利和责任”、“司法参与的意义”;政治知识部分主要讲授“政治参与和公正舆论的形成、地方自治”、“国家主权、领土”、“我国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我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贡献中的角色”;经济知识部分主要讲授“职业选择”、“雇佣与劳动问题”、“财政与税收的作用、少子高龄化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市场经济的机能与界限”、“金融”、“经济的全球化与国家关系的加深”。简而言之,就是使学生掌握公共性社会的相关知识及社会参与过程中应该具备的能力。

第三个教学板块为“成为可持续型社会创造主体的我们”(持続可能な社会づくりの主体となる私たち),主要对应预设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教学目标。这一教学板块旨在基于对前两个教学板块的综合性学习的基础上,使学生形成自身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主体性思考,不局限于被动地接受特定的价值观与知识技能,更要能够基于特定价值观并利用公民知识技能进行社会实践,从而作为能动的主体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之中,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课程内容也将由对特定知识点的学习转变为对社会现实课题的思考与创想,相比于前两个板块也会采用更为开放式的学习方式与评价方式,更加凸显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如演讲辩论、模拟情境、实践调查等。

综上所述,“公共”科目在课程内容方面采用了渐进式的结构设计,围绕“公共”这一核心概念,先开展价值观教育,再开展知识性教育,最后开展实践性培育,形成了渐进的三段式课程内容结构。

### (三)学习方式:大力倡导“主动学习”,探索实施“主体·对话式的深度学习”

进入21世纪以来,文部科学省多次与benesse教育综合研究所(ベネッセ教育総合研究所)开展合作,对日本基础教育的基本现状进行了系列跟踪调查,“在学生对不同学习方式的认同度调查中,相比于传统的教师主体式教学,学生们对能够高度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自主式学习显示出了高度认同,且认同比例在逐年上升,这意味着学生对于‘主动学习’(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的方式抱有强烈兴趣”。<sup>[10]</sup>此外,在激发学生兴趣与提升教学效果的导向下,日本的各级各类学校多年来也一直在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式对“主动学习”进行广泛探究,形成了诸多有益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部科学省于2016年5月的教育课程部会高中分会中对“主动

学习”理念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基于此在教学方式层面确定了高中课程未来要重点采用的三种基本学习方式:一是深度学习,指在学习、应用与探究等学习过程中将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学习宗旨;二是对话式学习,指要通过与他人的协调和外界的互动来学习知识并不断深化思考;三是主体式学习,指要使使学生自觉进行带有预期、目标明确的自主性学习。同年8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基于前期讨论成果,将上述三种相辅相成的学习方式进行了整合,正式提出要将实现“主体·对话式的深度学习”(主体的·对话ので深い学び)作为2017-2018年学习指导要领改订应该遵循的6个基本方针之一。据此,2018年版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规定新科目“公共”要重点实施“主体·对话式的深度学习”的学习方式。

表2 学习指导要领中有关“公共”科目的规定性教学设计

	教学板块	主要内容	主要对应目标
1	公共之门	公共精神及相关价值观	学习能力、人格
2	自主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的我们	政治、经济与法律知识	知识与技能
3	成为可持续型社会创造主体的我们	关于未来社会的讨论与创想	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

注:“伦理”和“政治·经济”虽然是两个独立的科目,但在学分与课程设置上是绑定在一起的,两门科目必须同时选择。根据旧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高中毕业的硬性条件之一是选修“现代社会”与“伦理、政治·经济”中的一个。而“现代社会”改革为“公共”之后,就不再需要选择,而是必须履修完成“公共”科目,“伦理、政治·经济”彻底变为选修科目。

资料来源:该表由笔者依据2018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及2018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绘制。

首先在深度学习方面,学习指导要领指出参与能力是“公共”科目要培养的核心能力,要将学习内容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科目学习的落脚点,例如将实际的“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学习的最终目的,将现实的“司法参与”作为法律学习的最终目的,旨在使学生养成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思维和意识,并学会将理论知识活用到现实的公共生活中,从而进行合理的判断与行动。其次在对话式学习方面,一方面强调“公共”科目不能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要依据教学内容广泛与全社会进行连携,使学生在与公共社会进行接触的过程中明晰公共的含义,尤其是要适当结合地方特色进行体验式学习;另一方面也强调学校场域内“公共”科目与其他科目的学科间联动,如道德科、国语科、情报科、家庭科等,力图使学生能够通过学科间对话来深化对“公共”的理解。最后在主体式学习方面,强调要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思考、自主讨论与自主活动,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条件和空间,尤其在“成为可持续型社会创造主体的我们”这一教学板块中,要指导学生站在主人翁的立场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自主性思考。

应该说,这三种学习方式关联紧密、相辅相成,其以“自主性”和“实践性”为核心导向,共同构成了“公共”科目的“自主学习”模式。在“公共”科目中采用“自主学习”模式的目的就在于促使学生能够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自主地实践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好公民。

### 三、“公共”科目的主要特点分析——基于与“现代社会”科目的比较

“公共”科目作为在内生与外生双重因素推动下产生的新课程,在教学目标、课程内容与学习方式等方面都相较于“现代社会”科目有了创新与发展,两者间不是简单的常规性继承与取代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在整体性思路与理念层面的转变,下文将通过与原有“现代社会”科目的对比来分析“公共”科目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取向。

#### (一)丰富德育内容,进一步凸显公民教育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

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虽然在二战后进行了整体性重构,消除了教育内容中的极端国家主义成分,但其意识形态性并没有改变,而是承担起了传播以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为核心的新价值观的使命。但一方面,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以及美国教育现代化思想的影响,能力主义与主智主义逐渐成为日本教育界的主流,公民教育所依托的社会科也开始由经验主义向系统主义进行转换,更强调从知识与技能层面来开展公民教育;另一方面,由于战前公民教育曾被军国主义所大肆利用,有诸多学者担忧公民科会重蹈修身科的覆辙,因此公民科的开设、公民概念的重提一直以来在日本学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民教育课程中的意识形态性。

而如前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开启了“正常国家化”的转型进程,开展了包括钓鱼岛“国有化”、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右倾政治行为,尤其是自由民主党的教育路线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导向与价值明确化倾向。在这样的现实政治需求主导下,强化公民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促使公民教育进一步为日本现实政治服务便自然成为自由民主党教育改革的重点。

当前日本高中的德育主要采取全面主义方针,即将德育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而没有一门如小学和初中“特别的教科道德”一样的核心课程。现行日本高中公民科中的“现代社会”科目虽然包含了少量的德育内容,包括“讲授有关于幸福、正义和公正等理念”,<sup>[11]</sup>但无论从教学设计体量还是质量上来讲,都没有对德育部分进行重点设计,其在整体上更为偏重于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公共”科目则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科目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部分继承,依然维持了法律知识、政治知识、经济知识的三部分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从整体上对科目的教育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在课程中添加了独立、系统的价值观教育单元——“公共之门”,其中以“公共”为核心价值观,鼓励青少年参与公共、投身公共,为国家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与此同时,也将日本战后以来一直重视的民主、自由等国家主导价值观作为课程中的重点内容,以期强化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这都为“公共”科目带来了较强的国家主义色彩,比“现代社会”科目肩负起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也指出,在开展道德教育时要注重发挥公民科中“公共”与“伦理”科目的重要作用,<sup>[12]</sup>这都反映出了日本希望改变当前公民教育课程在意识形态引领方面处于相对弱勢的企图,而“公共”科目

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日语中“公共”一词本身便具有十分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日语中,“公共”一词为可以独立使用的汉语词汇,平假名写作“こうきょう”,在中文中相对应的词语同为汉语词汇“公共”,英文中可以与“Public”和“Common”相对应。但相较于作为“私”与“个体”对立面的“公共”,日语中的“公共”一词更侧重于表达与公民个体及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政府和官方政权组织的含义。“为了与贵族支配下的民众作出区别,古时日本将直接在天皇家支配下生存的民众称为‘公民’,日语中的‘公’、‘私’是以支配秩序的差异性为前提来赋予含义的……‘公共’一词也主要用于表达对于中央政府权限的认同。”<sup>[13]</sup>斋藤纯一在其《公共性》一书中也指出,日语中“公共”的首要含义便是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出发,将公共理解为国家对国民所开展之活动的官方性。<sup>[14]</sup>虽然学习指导要领中没有对“公共”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无论是从“公共”科目设立的现实指向——促进政治参与、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质量和水平,还是从培育爱国情感的教学目的、树立公共精神的教学内容中,都不难发现“公共”科目的“公共”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特定政治价值的话语表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或许都将呈现出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与趋势。

## (二) 强化实践导向,将培育公民参与能力作为课程的最终指向

强化实践导向是本次日本高中公民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对实践能力——尤其是参与能力的强调贯穿于“公共”科目的课程设计全过程,可以说这既体现了日本学校公民教育历史中的一贯性坚持,又是立足于当下日本社会现实需求的时代性发展,成为“公共”科目的一个鲜明特点。

多年以来,实践一直是日本公民教育中的主要向度。在1947年的初版学习指导要领中就规定:“新设社会科的任务,是要让青少年理解社会生活,养成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态度与能力。所以,要比以往更加注重深化和丰富青少年的社会经验。”<sup>[15]</sup>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文部省不断尝试将“问题解决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社会参与学习”(社会参画学习)、“价值判断学习”(价值判断学习)、“决策学习”(意思决定学习)等多种实践性学习模式引介到公民教育之中,期望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以提升青少年的社会实践能力。但在当前的公民教育课程设计及现实的教学实践中,这种实践性教学依然十分薄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为重要的是,在过去,实践更多是作为加深对理念性内容和知识性内容理解的一个维度和途径而被看待,如2009年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现代社会”科目章节中写到,“要通过探究现实课题的活动来加深学生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进而能够深入考察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sup>[16]</sup>呈现出一种以实践活动促进认知和理解的逻辑。而在“公共”科目的设计中,实践不再仅仅是一个辅助性的手段,而是被作为最终的指向来看待,即将培养出能够真正有能力进行社会参与的公民作为课程的终极目标。

首先,“公共”科目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回应日本当前在公民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需求。一方面,日本希望在下调选举年龄的背景下通过“公共”科目强化和丰富有权者教育,另一方面是力图通过公民教育来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严重的公共参与困

境,尤其是在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成熟度愈来愈高的情况下解决年轻人群广泛呈现出政治冷漠与政治缺场的问题,这都为“公共”科目提供了明确的现实问题诉求。其次,文部科学省通过学习指导要领为“公共”科目设计了具有一贯性的实践教学逻辑,从教学目标中的“思考力、判断力与表现力”目标,到课程内容中的第三教学板块“成为可持续型社会创造主体的我们”,再到学习方式上的“主体·对话式的深度学习”,都围绕“参与”能力的培育而展开,不断强调要基于现实中的课题开展教学,使学生能够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与判断,从而学习如何付诸于实际行动。例如政治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学习有关政治的知识和理念,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作为公民进行现实中的政治参与,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从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再如法律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学习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依法进行司法参与,如何利用法律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维护权益。可以说,这是“公共”科目相较于“现代社会”科目在育人逻辑上发生的一个关键转变。但由于“公共”科目与公民科的整体改革将于2022年才能完成,教科书也仍然在研制当中,因此能否在课程中真正实现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教学,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 (三)打造开放性课程,从培育“学习的公民”到培育“思考的公民”

“公共”科目相较于“现代社会”科目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在于,力图改变过去的传统封闭式课程体系,着力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特征,从而打造一门全新的开放性公民教育课程,从培育被动的“学习的公民”转变为培育主动的“思考的公民”。

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思想形态都呈现出鲜明的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化特征,而日本在这一时期得益于战后国际体系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发展,而日本在70年代末开设“现代社会”科目,就是为了使青少年能够适应已经到来的现代化社会,对于现代社会的构成方式、基本特征及存在的相应问题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成为一名“现代公民”。基于此,日本为“现代社会”科目赋予了偏向于知识化的倾向,使培养“学习的公民”成为了此后日本高中公民教育课程的主要目标。

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陷入了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泥沼,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也都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尤其是少子化问题与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突出,使得日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被动的封闭式教育已经难以应对新的时代境遇。文部科学省在阐述公民科改革的时代背景时写道,“生产力人口的减少,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不间断的技术革命,都使得社会结构和雇佣环境发生了急速的巨变,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时代。而对于急速在少子高龄化进程中前进的日本来说,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肩负起建设可持续型社会的使命,要将个人与社会的成长有力联结起来,从而催生出新的价值,思索新的方向。”<sup>[17]</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部科学省希望通过“公共”科目来使青少年加深关于未来社会应该如何发展的思考。旧学习指导要领对“现代社会”科目的定位是“要通过对我

代社会与人类的深刻理解,来使学生能公正判断现代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对“公共”科目的描述则转变为“使学生对人类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形成深刻思考,通过探究和解决现代性的诸课题来形成公民资质”。其变化便在于从被动地学习和理解现代社会转变为主动地探索与思考现代社会。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形成开放性思维并进行自主思考,文部科学省在学习指导要领的教学设计中大幅增加了自主思考和自主探究的内容,并基于“主动学习”的理念设计了“主体·对话式的深度学习”方法,希望青少年能够通过“公共”科目来形成自身作为国家公民的主体性意识,进而主动地去思考日本社会的未来与发展,真正地面向公共,走向公共。可以说,这些都体现出“公共”科目旨在培育“思考的公民”的开放式思路和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科目作为一门变相的“未来社会”科目取代了现有的“现代社会”科目,所谓“公共”也是“共公”,即共同构筑“公”的空间与未来。

#### 四、“公共”科目的主要争议及课题简析

“公共”科目作为日本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新发展,虽然在许多方面对既有的“现代社会”科目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但其依然存在诸多尚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 (一)“公共”科目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新“修身科”

如前所述,“公共”科目作为自由民主党基于特定政治目的所设计的新科目,在课程设计中重点规划了德育部分,设立了单独的价值观教育单元“公共之门”,与“现代社会”科目相比意识形态性得到了明显加强,将成为今后日本高中德育的中心课程。而这样的设计也引起了日本一部分学者的忧虑和批判,认为“公共”科目可能会成为日本政府向青少年强制灌输价值观的工具。早在2018年版《高中学习指导要领》颁布之前就有多名学者共同撰文提议,“公共”科目应“开展现实的政治学习并确保政治的中立性……为学生提供包含多种观点与视角的教材和情报”。<sup>[18]</sup>在新版学习指导要领颁布之后,有学者对“公共”科目中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了批判,如中岛哲彦(中嶋哲彦)认为,“新改订的学习指导要领剥夺了儿童学生获得科学的社会认识的机会,单方面的向学生灌输特定的价值观。这超越了学校教育所应有的范畴,严重侵犯了个人领域。”<sup>[19]</sup>日本前文化厅文化部长寺脇研也指出,“公共”只不过是灌输意味较强的“道德”的替代品,绝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共通的“公共的规范”,要尽早改变当前这种危险的道德教育。<sup>[20]</sup>他们都表达了对于“公共”科目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忧虑。

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修身科来开展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教育,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避免重蹈战前修身科的覆辙,日本教育在战后一直倾向于采取价值中立主义的立场,对于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也一直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但近年来,日本政府逐步走向右倾化立场,大力推动“国家正常化”进程,不仅采取了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政治手段,更通过强化教育的国家主义导向来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早在此前,日本政府就已经推行过强

化爱国心教育、检定通过包含右翼史观的历史教科书、推动道德学科化等教育方面的措施和举动,“公共”科目的设立与相关设计则与这些举措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与一贯性,本次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长期以来加强教育意识形态性举措的延伸与发展。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检定通过右倾历史教科书方面的错误举动也为“公共”科目的教科书审定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未来,“公共”科目是否会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开展所谓“自由史观”教育的新工具,“公共”科目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新“修身科”,仍值得我们持续地关注与警惕。

### (二)如何为“公共”科目构建适切的多元评价体系

从2012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启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进程,力图推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更加多元化、综合化,在日常课程评价方面也主张要从偏重于考察知识与学习能力的评价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思考能力与实践能力的评价方式,以满足当前时代背景下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新需求。“公共”科目作为一门旨在培育具备现实参与能力的公民的新学科自然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采用了包括“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目标在内的多元化三维目标体系,鼓励在教学过程中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调查、发言讨论等,强调要培育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判断与自主实践能力。但从评价与入学考试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分数测定为主的评价方式显然难以适切地对这种更加综合的能力进行科学测定。

依据文部科学省于2017年7月发布的《关于高中大学接续改革实施方针的规划》(高大接続改革の実施方針等の策定について),日本将从2021年1月开始取消现有的大学入学考试(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统一改为“大学入学共通考试”(大学入学今共通テスト),新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将在公民科等科目逐步采用记述式题目以扩大考试的测定能力范围,并将鼓励各个大学在个别入学考试时采用更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来评定学生,从而力求能够对“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综合性能力进行科学评价。但总的来说,这些方案目前仍处于设想及探索阶段,“公共”科目能否构建起适切的多元评价体系仍有待后续的追踪观察与研究。

### (三)“伦理”科目与“政治·经济”科目是否会逐渐走向边缘化

日本高中公民科自1989年开设以来便一直实行课程自主选修模式,即高中生只需在公民科中的“现代社会”科目,或者“伦理”科目和“政治·经济”科目之间二者选择其一便可以达到高中结业的履修要求,由于日本高校可以自主规定参加个别入学考试所必选的考试科目,如东京大学将“伦理,政治·经济”作为招生选拔的必选科目,而不需要考生参加“现代社会”科目的考试,因此学生主要根据自身的升学需求来选择如何履修具体科目。依据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大学入試センター)的最新统计,在2019年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选择“现代社会”科目的应试生比率约为37.7%,<sup>[21]</sup>其余62.3%的应试生分别选择了“伦理”、“政治·经济”或“伦理,政治·经济”作为自己的升学考试科目(参见表3),科目选择呈现整体相对均衡的局面。

而新设的“公共”科目在未来将成为日本高中公民科中的唯一必修科目,无疑会

表3 2019年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公民科科目选择比率统计

科目名称	现代社会	伦理	政治·经济	伦理,政治·经济
考生数	75 895人	21 608人	53 035人	50 930人
比率	37.7%	10.7%	26.3%	25.3%

注：“伦理”和“政治·经济”虽然在学分与课程设置上相互绑定，但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可以独立选择其中一门进行考试。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平成31年度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実施結果の概要》绘制。

比作为选修科目的“伦理”与“政治·经济”科目获得更多的重视与资源倾斜，也会有更多的高校将“公共”科目设置为个别入学考试的必选科目，这不仅会打破目前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公民科方面较为均衡的科目选择现状，更会极大冲击“伦理”科目与“政治·经济”科目的教学开展，使公民科陷入一种相对失衡的状态。在未来，是否会有高中取消“伦理”科目与“政治·经济”科目的常规教学，这两门传统公民教育课程是否会逐渐走向边缘化，有待进一步观察。

#### [参考文献]

- [1] 日本文部省.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1989年)[EB/OL]. [1989-04-14]. <https://www.nier.go.jp/guideline/h01h/index.htm>.
- [2] 日本総務省. 衆議院議員総選挙における年代別投票率の推移[EB/OL]. [2018-01-11].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255967.pdf](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255967.pdf).
- [3] 日本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政策集《J-ファイル2010》[EB/OL]. [2010-12-30]. [https://www.jimin.jp/election/results/sen\\_san22/kouyaku/22\\_sensan/pdf/j\\_file2010.pdf](https://www.jimin.jp/election/results/sen_san22/kouyaku/22_sensan/pdf/j_file2010.pdf).
- [4] 日本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政策集《J-ファイル2013》[EB/OL]. [2013-06-27]. [https://jimin.jp-east-2.os.cloud.nifty.com/pdf/sen\\_san23/j-file-2013-06-27-1.pdf?\\_ga=2.21165435.11914231.1530255019-1754324904.1524114787](https://jimin.jp-east-2.os.cloud.nifty.com/pdf/sen_san23/j-file-2013-06-27-1.pdf?_ga=2.21165435.11914231.1530255019-1754324904.1524114787).
- [5] 日本中央教育審議会. 幼稚園、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び特別支援学校の学習指導要領等の改善及び必要な方策等について(答申)[EB/OL]. [2016-12-21].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icsFiles/afieldfile/2016/12/27/1380902\\_1.pdf](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icsFiles/afieldfile/2016/12/27/1380902_1.pdf).
- [6][17] 日本文部科学省.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EB/OL]. [2018-07-17].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8/07/17/1407073\\_04.pdf](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8/07/17/1407073_04.pdf).
- [7][8][9][12] 日本文部科学省.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2018年)[EB/OL]. [2018-04-24].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8/04/24/1384661\\_6\\_1.pdf](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8/04/24/1384661_6_1.pdf).
- [10] 小針誠. 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学校教育の理想と現実[M]. 東京:株式会社講談社, 2018:19-20.
- [11] 日本文部科学省.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公民編[M]. 東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 2015:80.
- [13] 荻部直. 「市民」とは誰か[J]. 学術の動向, 2017, (1):10-11.

- [14] 齋藤純一. 公共性[M]. 東京:岩波書店,2000:8-11.
- [15] 日本文部省. 学習指導要領社会科編[EB/OL]. [1947-03-03]. <https://www.nier.go.jp/guideline/s22ejs1/chap1.htm>.
- [16] 日本文部科学省. 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EB/OL]. [2009-03-09].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icsFiles/afieldfile/2011/03/30/1304427\\_002.pdf](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icsFiles/afieldfile/2011/03/30/1304427_002.pdf).
- [18] 日本学術会議政治学委員会. 高等学校新設科目「公共」にむけて—政治学からの提言—[J]. 学術の動向, 2017, (3): 104-105.
- [19] 中嶋哲彦. 学びの統制と人格の支配—新設科目「公共」に注目して[J]. 世界, 2018, (6): 126-148.
- [20] 寺脇研. 押し付けのイメージが強い「道徳」を捨て「公共」に統一を 安倍政権が推進アブない道徳教育[EB/OL]. [2018-12-01]. <https://www.nikkan-gendai.com/articles/view/news/242877>.
- [21] 日本大学入試センター. 平成31年度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実施結果の概要[EB/OL]. [2019-07-17]. [https://www.dnc.ac.jp/center/shiken\\_jouhou/h31.html](https://www.dnc.ac.jp/center/shiken_jouhou/h31.html).

## Subject of "Public":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chool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Japan

SUN Cheng<sup>1</sup>, Karaki Kiyoshi<sup>2</sup>

(1.Faculty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Faculty of Huma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Tsukuba 3058577, Japan)

**Abstract:** The "Modern Society" subject of the Japanese high school will be completely changed to the "public" subject since 2022.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modern society" subject, the upcoming "public" subject have a lot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s, content and learning methods. As a civic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ublic" subject's ideological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is more distinct, and the open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promin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nd topics in the course attributes,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the "public" subject,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Japan; civics; citizenship education; public; curriculum guidelines

[责任编辑:刘 怡]